

統一外國地名翻譯的商榷

曾 世 英

(新华地圖社)

一. 地名的来源及其作用

每个地名都是人們在生活實踐中創造性的产物。它一般是根据地理的或历史的背景,說明地理現象、紀念历史事件或表示人們的愿望。在原始阶段,地名的含义往往是簡單的,这个地名和其他地名間也不相联系的。在實踐过程中經過修改变动,同一地点会产生不同的名称,並且有些地点的名称会很自然地 and 相鄰的另一地点的名称,相互間起一定的联系。有时新的名称代替了旧有的名称,有时新旧名称同时並存,有时則經過若干年后旧的名称又恢复过来。它們的新旧演变有自己的历史过程,不是由地名工作者的主观愿望所能轉移的。但是經過系統整理,提供資料,暴露矛盾,地名工作者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导致地名的变化。

我們今天在地圖上見到的外国地名,一部分是历史的遺產,一部分是时代的产物,但一般都是根据当地名称直接或間接翻譯得來,所以是第二手的产物。但在翻譯过程中,往往滲杂了地名翻譯者思想意識的影响,而我們以往翻譯外国地名,由於美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結果,絕大多數以英文地名作依据。除了英語区域以外,其余的地名翻譯,事实上只是轉譯。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有些英文地名是帶有侵略性質的,因此我們地圖上的那些地名也跟隨着帶來了侵略的色彩。甚至有些地名是以訛傳訛,这都有待今后考核訂正。

地名的主要作用在於用共同的語言,介紹地面事物,使人們在生活中互相了解。無論地方性的或国际間的往还通訊,都有賴地名作媒介;在研究历史时也必需知道历史發生的地点。它們不仅有面的分布,而且有时间上的联系,因此在溝通文化上,地名起了联系中外、貫穿古今的作用。此外,一些地点的命名,往往标帜着或反映着社会政治情况,因此它在政治思想上也起了相应的作用。

二. 翻譯外國地名的几种方法及其优缺点

每个地名各有当地的讀音、意义及書写形式,因而有各种不同的翻譯方法。基本上有(1)音譯;(2)意譯;(3)音意混譯及(4)直接引用等。

(1) 音譯: 無論國內及国外、以往及目前,翻譯工作者翻譯外国地名时,一般采用音譯,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合理的。本来地名的主要作用在於相互介紹,在广大人民羣众的日常生活中,尤其要求用朴素的形式,以便彼此了解。採用当地的讀音要比翻譯意义来得直接了当,容易相互接受。試从国内来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很多地名是由兄弟民族在生活實踐中創造出来的。除了統治階級用来耀武揚威或肆意污辱的命名,如迪化、归綏一类地名外,其余一般民間的地名如烏魯木齐、哈尔滨、齐齐哈尔都採用音譯。呼和浩特、西双版纳、允景洪等地名則標誌着新中国的改革。国内兄弟民族区的地名採用音譯,並且長期得以傳流下来,說明我們祖先从實踐中得来的原則是完全正确的。翻譯外国地名时应以音譯为主,也就不能例外了。

科学上的音譯和实用上的音譯是有差别的。科学的音譯目的在按照發音的理論,正确地記出每个音节或每个字音的讀音及其輕重長短,因此需用特种符号,如国际音标等来表达。实用的音譯用本国語言的字母或文字,不加輔助符号,使每个讀者不感困难地閱讀外国地名。由於世界上各种語言文字在發音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任何一种字母或文字的發音,不能正确地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發音,因此实用音譯法通常只能达到近似的程度。

因此音譯中,用一种拼音文字翻譯另一种拼音文字时,不問各該拼音字母的輕重音或音变,一律以相应的字母互相代替,又称为形譯。形譯基本上是音譯,在西方国家的地名翻譯工作中很通用。在苏联出版的世界地圖上,我們更可以看到一套完整的方法。我国由於方塊字的限制,这个方法是不适用的。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化以后,为了国际上的統一,讀音接近原音及便於口讀,外国地名基本上应改形譯,这是可以肯定的。並且在趋势上也应从原文直接用相应字母轉移,而不从現有的方塊字地名間接拼成拉丁化文字,这也是可以肯定的。

(2) 意譯: 可以肯定說每种語言文字的地名都是有意义的。有些地名的意义比較明显,而有些則稍深奥,也有些原来的意义因命名年代已久而被遺忘。但归根結底,沒有一个地名沒有一定的意义的。如从世界范围說,地名的来源包含数以百計的語言文字,这許多語言文字中,甚至有些文字的名称,对我們來說都很生疏,更不用說如何去了解这些地名的意义。因此翻譯外国地名时,如以意譯为主,事实上也是不易办到。

目前的譯名,意譯仅佔少数,其中旧譯又比今譯多。例如具有世界性的意譯地名如太平洋、地中海等是前輩地理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至於地方性的意譯地名如牛津、劍橋等更多是历史遺產。这固然由於时代的要求不同,但也由於当时接触而沒有今天广,因之有意譯可能。1954年莫斯科版世界地圖集 205,000 个地名中,即使只要求意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文字知識的限制势必顧此失彼。即使通曉多种多样的語文,但对同意的地名,例如以白湖、白山命名的湖泊、山峯很多,如果一律譯作白湖、白山,势必互相混淆,不若按照当地讀音音譯,反合实用。此外历史上翻譯的外國地名,尤以比較重要的地名,往往从意不从音,这是中外皆同的。苏联版地圖上的地名也不例外,还有一部分保留意譯的;这些地名如果以前未經翻譯而今天新譯的話,大有从音而不从意的可能。例如爪哇东南的 Сосос 羣島譯作 Кокосовые о-ва., 但太平洋中几个同名的島則譯作 Кокос о. 或 Кокос о-ва., 可以說明这方面的趋势。

但一些意义明显的重要地名,为了便於了解这些地点的性質或帮助記憶,从意翻譯也是許可的並且合理的。

(3) 音意混譯:很多地名是由复合字構成,其中表示新旧、大小、方向或顏色的形容詞或地理名詞,为了簡化譯名,往往意譯,而把剩余的部分音譯。南斯拉夫及新南威尔斯等就是这一类翻譯的例子,但沒有一定規律,后文再作說明。

關於复合地名的处理,苏联曾經有过这样一个办法:如將复合地名的前一半去掉后,还有同样地名存在,則这个复合地名用連号(—)連接,如果沒有同样地名存在,則写成一个整字。如果根据这个原則来处理,前者可音意混譯,后者可整个音譯。但在实际工作中,对每个复合地名,在翻譯时要去調查是否有相应的但沒有前半个字的地名存在,那是有困难的。

所以音意混譯的方法虽然存在,但如何运用,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問題。

(4) 直接引用:同一字源的地名,如不問各該文字的讀音如何而攏統直接引用,屬於这一类。我們对朝鮮、日本及越南的地名便一向採用这个方法,朝、越兩國虽改用拼音文字,但对他們的地名,还从拼音文字还原成他們原来的方块字后再来引用。这个方法的优点在於符合長久遺留的習慣,但和各該国的人民往还中,尤其在会談中因讀音互異容易产生隔閡。而国际文件一般採取音譯,因之也增加一定困难。

在拉丁字根文字的国家中,彼此對於地名的处理,亦多採用这个方法,因此英、法、意、西及美洲各国的地圖上,除了少数城市名有所調整外,大多数地名,基本上都是互相直接引用。

三. 混乱情形

現在除了少数特別重要的洲名、洋名、及重要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倫敦、紐約等名称外,地圖或書刊上常見到的地名,包括一些国家、首都及世界上著名大河、大山的名称,往往發現多种不同的譯法,过去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外地名字典上,几乎每个地名下都有“亦名”、“又称”、“參見”等註釋。波蘭的重要港口 Щецин (Szczecin),据不完全统计,有以下多种譯法: (1)斯德丁, (2)斯泰丁, (3)宋捷申, (4)史捷新; (5)斯捷辛, (6)什車辛, (7)斯才新, (8)茲傑辛。这还是就地圖上常見的重要地名而言,至於地圖上不常出現的地名,例如 1887 年列宁被流放的地点 Шушенское Село,据畢克、徐鳴阿兩同志在在 1955 年 12 月 6 日發表關於翻譯工作中的汉語规范化問題一文中指出,在十本書中有十一种譯法: (1)舒申村, (2)舒新斯科野村, (3)舒施村, (4)舒申斯科耶村, (5)寿山村, (6)寿沙村, (7)寿沙斯克村, (8)苏辛斯科伊村, (9)苏舍斯克村, (10)寿山斯克村, (11)苏新斯考野村。

可見地圖、課本、報紙及書刊上的地名,混乱情形十分严重,俟后再举例說明。

四. 混乱原因

(1) 讀音不准: 过去許多制圖工作者,在翻譯外国地圖时,往往以英文版地圖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藍本进行翻譯。並且在翻譯时並不从用音标标出的地名讀音,而只是按照英文字面,从个人的讀音出發,因之讀音的准确程度很差。英文的地圖上對於英美兩國以外拉丁字根的地名,一般是直接引用的,有些並不代表当地的讀音,因此必需照音标讀音而不能照字面讀音。英文本身的讀音更复杂,除了音变以外,有些音节或子音不發音。例如以 -cester 結尾的英国地名,其中 ce 一个音节照例是不發音的,又如有些子音后的 w 也是不發音的,因此 Greenwich 旧譯格林尼治本来是正确的,現譯作格林威治是語言学上的錯誤,余如 Borwick, Keswick等 也相同;美国地名有些从法文产生,也有些从西班牙文产生,也不能从字面硬翻。現举例說明:

表 1

英 文	音 标	俄 文	中华中外地名辞典
Callao	lǎyǎ'ō	Кальяо	加劳,考老
Jena	yā'nǎ	Йена	耶那
Minas Gerais	mē'nùls zlíris	Минас-жераис	米纳斯日賴斯
San Joaquín	sān hwākēn	Сан Ходжкн	聖荷阿肯
San Juan	sān hwān	Сан Хуан	森周安
Sarajevo	sā'rāyá'vô	Сараево	塞拉热佛
Worcester	wú'ós'th̄r	Вустер	华塞斯特

表 2				
商務外國人名地名表	新世界地圖集*	地 理 課 本	報 紙	世界地圖冊*
卡拉俄(喀拉欧)	考老(喀拉欧)	卡拉俄	卡利亞奧	卡利亞奧
耶那(耶拿)	及奈	—	—	耶納
密那斯日嶺斯	—	明那斯吉拉斯	米那斯吉拉斯	—
聖荷阿肯	—	聖約昆	聖約昆	聖華金
聖約翰	聖周安	聖約翰	聖約翰	聖胡安
武斯忒(烏斯特)	塞拉熱富 華塞斯特	圖拉琪伏	塞拉熱富	圖拉耶沃
		—	—	—

* 地圖出版社出版

(2) 汉字标准讀音貧乏及缺統一譯音表: 汉語的音素比較丰富,除了缺少韻舌音外,如果許可利用方言(例如吳語区的濁音、尖音, 粵語区的 m 及 t 結尾音), 对音譯外文会有很多帮助。但更重要的为了推行汉语规范化,及避免产生新的混乱,譯音方向应以北京話为准,这是必需首先肯定的。

但汉字的标准讀音並未完全包括所有标准音素的互相拚合,即某些音素在标准音的方块字中並不拼音,因此有些組合是有音無字的。將來改用拼音文字以后,音譯地名的讀音,至少比目前限於标准音的方块字会丰富一些。根据五十年代同音字典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用汉字拼音表(草案),汉字标准讀音总計只有 1,299 个,如將声調归拼只得 417 个。以有限的字音来音譯世界上各种語言的地名,显然是不够应用的。另一方面同音字很多,一个和汉字讀音相同或接近的外文讀音,可用許多不同的汉字来音譯,一个沒有汉字讀音的外文讀音,只可用比較接近讀音的汉字来代替。那么,因为范围广,可以用來音譯的汉字一定会更多。現在摘录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整理的俄汉譯音表資料編輯,說明这方面的混乱原因:

表 3											
俄 文	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	新 华 通訊社	科学院編譯局	时 代 出版社	人 民 文学出版社	地 質 出版社	新 华 北 京 地圖社	中央音 法 制 乐学院 委员会	中 苏 友协		
ВУ	伏	烏	伏	燕	伏	烏	符	武	符	伏	
ДОН	甸	堅	敦	斯	堅	登	甸	堅	斯	堅	
ЗЫ	澤	茲	孜	茲	賽	茲	堅	則	存	紫	
ЗЫН	姜	江	江	翔	翔	姜	漸	江	翔	翔	
ТЯН	廷	京	廷	欽		亭(廷)	亭	江	京	廷	
ЦАН	桑	倉	倉(參)	長	倉	桑	桑	參	章	倉	
ЦАН	秦	秦	津	琴	青	秦	秦	岑	秦(青)	青	
ЦУН	宗	仲	宗	倉	仲	宗	倉	存	聰	冲	
ЦОИ	宗	倉	宗	从	宗	倉	倉	聰	倉	創	
ЦИН	琴	欽	庆(琴)	青	欽	欽	琴	琴(欽)	琴	寢	
ЧОН	仲	昌	仲	匆	仲	昌	仲	珠	昌	琼	
ЦОН	尙	雄	尙	宋	尙	尙	昇	尊	贈	雄	

此外外文中的顫舌音是汉字讀音所不能表达的。曾經有人主張仿照翻譯佛經的先例,用口字旁的字来代表顫舌音,以區別於同声而不顫舌的声音。例如以哩字和里字及喇字和刺字等来分別。也有人主張用不同的汉字来作符号性的区别,例如以里字代表顫舌音,而以利字代表非顫舌音。新华通訊社以往就用賴、罗、魯、留等字代表顫舌音,而用萊、洛、盧、柳等字代表相应的非顫舌音。但也有主張要分就分得徹底,否則宁可不分。下列两个例子是由这方面产生紛歧的:

表 4		
英 文	报 紙	地 理 課 本
Irian	伊里安	伊利安
Liberia	利比里亞	利比利亞

(3) 方言的影响: 上节提到音譯中如果許可利用方言,可以丰富音素,但会产生更多混乱,得不偿失。举例如下:

表 5			
得尼热普尔	鄒代鈞中外輿地全圖	蔣伯	同上
第森伯尔	新学会外国人名地名辞典	德涅泊尔	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刊物
地尼伯	中华中外地名辞典	第森伯	地理課本,地圖出版社新世界分國圖
尼伯尔	同上	德森伯	地質出版社俄华世界地名簡明手册,地圖出版社世界地圖冊。
尼伯	商务外国人名地名表		

一个兩音节的地名中出現了十二个不同的汉字,每个音节有四个至七个不同的表示形式。这样严重的混乱,除了原文讀音不准外,譯人口音不同,南腔北調,都是原因。这也說明汉语规范化的必要,而譯名的統一不过是规范化中的一个項目罢了。

(4) 音譯、意譯分界不明。音譯、意譯的界線应当怎样划分,一向是辯論的焦点。如以地理上的通名为意譯的对象,如 Mont Blanc 譯勃朗峯, Port Said 譯塞得港, Portau-Prince 譯太子港,但 Mauna Kea 却譯作冒納开亞火山, Pointe à Pitre 却譯作霸恩特阿彼忒, Bab-el-Mandeb 却譯作巴布厄尔曼得峽。地名中的形容詞組成部分,如以独立的和合成的形式为意譯及形譯的分界,則 New Zealand 譯新西蘭, Newfoundland 譯紐芬蘭,而以 New York 为例外,因此 Новая Земля 譯新地島, Новороссийск 譯諾沃罗西斯克,但 Новосибирск 却譯作新西伯利亞。如以动植物名称命名的地名为意譯的对象,如 Snake River 譯蛇河; Golf du Lyon 譯獅灣,但 Kangaroo Island 却譯作干加魯島, Shark Bay 却譯作沙克灣。这些地名中有些还是意譯、音譯並見,如蛇河又譯斯內克河,獅灣又譯里昂灣。因此这些地名的混乱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

(5) 選擇不当: ①由於当时条件限制,如缺少工具書或譯者知識不够等,对有些地

名的原文選擇不當。這種情形在任何國家的出版物中都發生過，蘇聯在總結經驗中，也提到一些例子，例如巴黎這一譯名，因未從法文直譯而從意大利文轉譯，因此譯成 Париж。②由於譯者沒有盡到責任，草率從事，或由於美英文化侵略的影響。茲舉例說明如下：

名從主人應是翻譯外國地名的最高原則。帝國主義者往往從自己的主觀願望或便利出發，在別國的範圍內安上本國的地名。例如把我國的珠穆朗瑪峯稱作 Mount Everest；新疆和克什米爾交界處稱為奧斯騰峯的高山，在我國的舊圖上原稱達布遜峯，德瑞的舊圖及蘇聯的新圖稱 Chogo-ri 及 Чогори。以往部分翻譯工作者對於這類地名不加深研，草率採用，也就造成了政治原則上的混亂。在歐洲大陸上這類外來的地名也很多，例如：

表 6

俄 文	英 文	商 務 外 國 人 名 地 名 表	中 華 中 外 地 名 辭 典	斯 世 界 地 圖 集	世 界 知 識 手 冊
Хельсинки	Heisingfors (Helsinki)	黑爾基福斯 (黑星法斯)	希爾斯基 (希爾漸福)	赫爾辛基 (赫爾森法斯)	赫爾辛基
Копенгаген	Copenhagen (Kobenhaven)	科彭黑根	哥本哈根(舊文)	哥本哈文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
Неаполь	Naples (Napoli)	那不勒斯	拿坡里 (拿不勒斯)	那波利 (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

這三個地名的主要差別一則在於名從主人，或則來自外來名稱。類此情形的例子很多，莫斯科雖曾譯過莫斯科窪及莫斯科瓦，但現在通用的譯名不是從俄文直接翻譯而從英文走了彎路，因之到蘇聯旅行時，不免有些隔膜。但這個地名已深入羣眾，在整理統一上當作別論。其餘如安得衛普〔（英名 Antwerp [änt'vǝrpùn]，法名 Anvers [ävers']），比名 Antwerpen (änt'verpùn]，慕尼黑〔（英名 Munich [münlk]，德名 München [mün'khùn]），里斯本〔（英名 Lisbon [lüz'bùn]，葡名 Lisboa [lēzhbō'ü]），塞維爾〔（英名 Seville [süvil'，西名 Sevilla [sävē'lyä]），布隆〔（英名 Brünn [brün]，斯拉夫名 Brno[břn'nô]），及一大批中等城市的地名，以往大都照英文間接翻譯，其中一部分今後勢必改從主人名稱重譯，這也是造成混亂的一個原因。

一些音譯的地名由於漢字選用的不夠妥當，也會引起讀者思想上的混亂。例如 Pondichery 在舊的地圖上有好幾種譯法：本地治理、蓬地舍利或本地舍利，近來的地圖上大部採用了本地治里。讀者如果稍為大意一些，很容易誤認為本地治理，即使看清了里字並非理字，還有引起錯覺的可能。印度把四處法屬的殖民地收回後，單獨的成立一個邦，通訊社報導上稱為本地治里邦。把這樣五個字放在一起，如果讀者不以為里字寫錯，那才是意外。

大西洋中的百慕大羣島，本來也有幾種不同的譯法，如柏牟達、白爾慕他、百爾慕達

等。通訊社在报导 1953 年美英帝国主义巨头在这个島上开会时,恰巧採用了百慕大这一个譯名。結果有些讀者把百慕大会議看作在百慕地方举行的大會議,这就造成錯觉,而面目全非。

此外,把德国的 Stuttgart 譯作司徒嘉德,很像一个汉化的人名,非洲的 Aswan 譯作亞酸,很像化学品的名称, Gulf of Gabes 譯作加倍斯灣,很像算学上的問題。諸如此类的地名,細細檢查也不会少,都是由於汉字組合引起了意义化,因而造成讀者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选用旧有的翻譯时,还需在这方面加以注意。

解放初期,地理課本的編輯同志,看到外国地名的混乱情况,进行过一次整理。据說当时的方法是檢出各种不同的譯法,由三、五个同志从慣用观点上进行推荐。由於採用了投票式的表決,沒有接触到方言,也沒有考虑来源,因之課本本身虽然得到統一,但和地圖或其他刊物仍难完全一致。像 San Joaquin 一类地名,虽早已有了比較正确的翻譯,而未加以採用,乃是不得强求統一的一个原因。

(6) 研究、考核来源不够: 翻譯地名当然不能脫离地理,也不能脫离有关地理的学科。因此地圖上的地名应和地理学上的名詞,包括地質学的、土壤学的……標誌性的名詞取得相互間的統一。例如法瑞交界处的 Jura 山脈为地質时代侏罗紀命名的根据,如果譯作侏罗山,虽和当地讀音稍有出入,但和这一个重要的科学名辞联系起来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有些地圖上甚至中学的地理課本上却譯成茹拉山,显然是考虑不週的。在另外一方面地学工作者在訂立以地名命名的学术名詞时,也应参照統一的标准及採用通用的汉字,以免互相脫离。例如以 Воронеж 命名的“伏隆內坡地堆”,其中的“坡”以往在地名中很少採用,今后採用的机会也不多,这个名詞如果發展成了通用的学术名詞,就会造成新的混乱。

非洲的 Orange River 在許多地圖上譯作橘河。本来这个地名是紀念 William of Orange-Nassau 的,並不意味着橘子,因之譯作橘河是十分幼稚的。

(7) 力量分散: 不少單位鑒於外国地名譯名的混乱,进行整理工作,但力量分散,各搞一套,收效不大。例如在譯音表方面,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做过翻譯俄、德、法、英文人名及地名的方案,但未發表推广;各單位为了翻譯俄文書刊中的地名人名,又搞了不少俄汉譯音表,据統計共有二十余种,內容大同小異,但不完全統一。上面摘抄的比較表在指出混乱現象以外,也說明力量是分散的。

五. 統一的必要

上述 Шугенское Село 在十本書中有十一种譯法,对一个不懂外文的讀者,看了这

些地名在地圖上又找不到時就會問：列寧在 1887 上半年終究被流放到那個村子？課本上的地名和地圖上的地名如果不統一，學生便會發生疑問，地圖和旅行記載或新聞報導的地名如果不統一，讀者也要發生疑問。 文藝作品上提到的地名，如果和其他方面的不統一，便不能使讀者在思想上起聯合作用。 以上種種混亂情況不僅增加學習上的負擔和造成教學上和寫作上的困難，甚至引起思想上的混亂，同時在文化建設高潮即將來臨的今天，對社會的損失也是嚴重的。

由於大量翻譯外文的需要，如果混亂情況不早日消滅，在這樣的基礎上作出的翻譯，將使混亂的影響日益擴大。有些長篇文件的翻譯，由於時間的限制，常常採用分工合作的方法進行工作。如無統一的标准，又無一本标准的地圖或中外文地名對照表參考，不僅不同的翻譯工作者會寫出不同的地名，即同一翻譯工作者，前後的翻譯也會不一致。

因此，目前不少翻譯出版單位，在校核譯名上不得不分配很多人力，以求譯名的統一。地名雖只是各項譯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校核上所耗力量並不少，有時甚至因而推遲了書刊出版的日期。

外國地名的讀音不正確，甚至發生一定程度的錯誤，對一個不接觸外文的讀者，只要相互統一，他不會提出很多意見的。但對一個懂得外文或經常和外事接觸的讀者，尤其對一個旅行者，要他放棄正確的智識，遷就錯誤的翻譯，那是不可想像的要求。因此我們在消滅目前的混亂情況時，必需從提高入手。

六、統一的困難

1. 文字知識不夠：統一工作只有建立在提高的基礎上，才能持久下去。如果翻譯的質量不高，那就沒有權利要求別人採用，相反的別人會提出正確的翻譯來作為訂正，那麼混亂仍不能消滅。目前在我們常用的地圖上，採用來記錄地名的文字，估計不超過二十餘種。這對全世界的地名來說是遠遠不足以正確代表廣泛地區多種多樣語言文字的聲音的。但即使只就這有限種數的文字，我們能否一一掌握，不致讀別聲音，或組織這方面的專家，各奉一堂進行工作，也成問題。上文已經舉了一些例子加以說明，這裡不再重複。此外一般外文音節的劃分，大都是子音接下而不接上，即一個子音應和下一個母音相聯接而不和上一個母音相聯接。只有兩個子音重迭時，前一個子音才和上一個母音相聯，下一個子音仍和后一個母音相聯。這在俄文中特別明顯，其他文字也大都如此。英文是例外，兩個母音中的 n 可以聯上接下的讀音。下列地名的差別，就是由於翻譯工作者沒有掌握這個簡單規律造成的。

表 7

报 紙	課 本	俄 文	英 文	音 标
多米尼加	多明尼加	Доминика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Dominican Republic	dūmī'nīkà
米那哈沙	明那哈撒	Минаха'а	Minahassa	mīnàhā's
米那斯吉拉斯	明那斯吉拉斯	Минас-Жерайс	Minas Gerais	mīnús-zhīrīs

前已提到有些地名可以意譯,以后还要具体加以划分。其中地理通名部分即屬我們建議应从意譯的一項,因此除了以上估計用在地圖上的二十余种文字中的通名应从意譯外,其他从所有文字音譯的通名,也应改从意譯。这就要求地名翻譯工作者对各种文字的通名都要知道一些。在这方面我們目前的条件显然还是不够的。但如能多方收集材料及向專家請教,这个問題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例如莫斯科版世界地圖集中所附七十余种語言的基本地理通名对照表包括辞彙2,400条以上,那对我們的帮助是很大的。

(2) 沿革研究不够: 現有外国地名是前代譯者劳动成果的累积,我們应当十分珍惜。历史上的地名,当时在翻譯工作上有些是十分認真严肃的。例如唐玄奘翻譯佛經时,据傳就有一套譯音表,这就提高了翻譯的系統性。历史上所譯的地名,只要讀音和今天的主人所用的名称相符,取字無排外性及污辱性,虽在翻譯用字上和用今后大家同意的統一譯音表譯出的地名有所不同,例如花刺子模、浩罕等,因它們和历史事蹟起貫穿作用,也已深入民間,仍应予以重視採用。为避免遺漏及保留恰当,必需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識及沿革的研究,目前这一方面人力分散,进行起来有一定困难。

(3) 社会習慣影响: 地名的产生和改革不是由地名工作者的主觀愿望所能轉移的。如果一个外国地名用不正确的譯法翻譯出版,並在羣众中發生了影响以后,要想重行訂正,必然遭到一定阻力。如上述一些質量不高並且互相混淆的地名,亟需統一,但一些讀者儘可在原則上要求統一,一旦接触到具体的地名,尤其对改动那些對他們自己習慣的地名,他們会感觉不便,甚至各持一說,对統一工作取消極旁觀态度,这是必需注意的。

(4) 工具資料不足: 对專門从事地名的工作者說,要把世界上的地名一一照主人的声音讀准,至少必需掌握主要文字的發音規律,因此除制定各种主要文字和汉字的讀音对照表外,还需配置各国地名發音和地名沿革的字典。俄汉譯音表最近已由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及新华通訊社組織有关單位在已有的二十余种俄汉譯音表的基础上拟訂了初步統一方案的初稿,由領導机构發交各出版單位試用(見表9)。新华通訊社本有国际音标汉字譯音表,亦已根据上述俄汉譯音表作了相应的修正(見表10),現正草拟法汉、德汉及西汉等譯音表,故主要外文譯音表的供应不久即可初步解决。地名發音和

地名沿革的參考資料方面，有些外文字典有註音的地名表，但所載地名並不敷用，資本主義國家雖有幾種註音的地名表或地名辭典，但所註音符採用韋氏音標或從它演變而得的音標，從語言學家的要求說是不及國際音標準確的，其中以哥倫比亞·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辭典包括地名較多，註音亦比較準確，故在目前階段這類地名資料必須要有足夠的配置。

對廣大的翻譯工作者說，除譯音表可同樣得到解決外，地名發音字典售價昂貴，購置不易，需賴中外文對照的地名表或地圖作依據。讀者亦需有相應的地圖備參考。以讀報說，讀者如無地圖查閱地名，報導的消息就削弱了作用。目前根據統一的地名翻譯原則和譯名表翻譯出來的譯名所編的世界地圖及中外文對照的地名表既未及供應，舊的地圖及地名表又因混亂不統一，不足依據，這是推廣統一上的一個嚴重困難，必需及早加以解決。

七. 統一的有利條件

(1) 多年來羣眾已有整理統一外國地名的要求，商務中外人名地名表的出版，具體表現了這個要求，但各人意見紛歧很難統一，並且在反動統治年代里，反動統治者既不重視文化工作，也不懂得科學道理，雖有少數地理工作者鑒於整理統一的重要，亦曾一再呼吁，但他們的願望是無從實現的。解放以來，全國出版事業有了黨的統一領導，力量集中，意見容易統一。因之統一工作提到議事日程以後，即可順利展開，這是以往辦不到的。由於學習上的要求不斷提高，對於外國地名混亂的危害性，大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出版單位及翻譯工作者，由於本身業務關係，更迫切要求早日得到統一。因之一切消極因素已退讓到次要地位，主要的只要求把統一搞好。毛主席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号召全國人民要把工作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整理統一工作是多、快、好、省的前提，在文化建設高潮即將來到的前夕，領導一定給予支持。因之今天來說，主客觀的條件都已達到成熟的階段，這是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

(2) 有漢語規範化作前驅：漢語規範化的內容應包括各種名詞的統一，地名是其中之一，因此這偉大的運動對地名的統一起積極推動作用。預期拉丁漢字化對於讀音性的外來語，將採取拼音。外國地名應以音譯為主，以往有音無字的困難，改用音素拼合，即可迎刃而解決。不過拉丁化的外國地名，應從原文直接形譯而不從現有的方塊字地名間接拼音。在過渡時期，即方塊字和拉丁化文字並存的階段，拉丁化的地名和方塊字的地名應當取得一致或相互接近，這對放棄那些讀音不准的翻譯，在漢語規範化的前提下，意見容易統一。

此外簡筆字及同音代替的規定也在思想上幫助了統一。从数量說,今天外国地名的混乱,大部由同音異字造成。表达意义的文字尙可用同音字代替,譯音的地名自可由同音代替取得統一,例如德森伯、第森伯及德涅伯尔等不同的但接近的翻譯,就比較容易統一起来。簡筆字的推行更在讀者思想上起了改造作用,不仅对喇、刺兩字改作拉字一定得到支持,对其他用字的变动,看法上也会灵活一些。

(3) 借助苏联經驗: 苏联的先进理論及經驗在各方面幫助我們加速前进,在統一地名譯名方面,当然也不能例外。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可以想像到他們如何把处理国内地名的理論和經驗,应用到处理外国地名上去,使地圖上外国地名的質量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羅馬字系統国家間地圖上的外国地名,一般是互相引用的,本来說不上翻譯。苏联的文字屬於斯拉夫系統,對於羅馬字的地名必需有一道轉移工作,这和我們今后应当採取的拉丁化文字的翻譯方法固然是会完全一致的,但目前在方塊字翻譯工作上,他們的处理精神,也可以給我們很多啓發。

丰富的苏联經驗,笔者限於水平,本文也限於篇幅,不及一一介紹。在原則性和灵活性的結合上,就給我們提供了學習的方向。苏联論文指出,譯名的基本原則是音譯,並应依照各国原文从語言的实际發音直譯,而不是由另一国家的文字轉譯。但对一些殖民地及附庸国家的地名,因他們的主要地圖往往不用本国文字,而用繪制各該国領土的殖民国家的文字,甚至有些当地居民沒有本民族的文字,而採用了媒介的地圖轉譯。这样的处理办法,使我們以往片面的單从英文轉譯,今后应轉而分向各本国文字直譯时所遇到的这样一个問題得到了解决。那就是翻譯原則既然从各本国文字直譯,对一些文字知識或材料不够的地区,如何处理問題: 我們在思想上总認為不从原文違背了原則,要完全根据原文又無从下手,苏联論文指出这是平均主义的思想,而不是从实际出發。

我們以往在音譯、意譯的界線上爭論未決的問題,也可从苏联版地圖上的处理方法,得到相应的解决。現从俄、英、德、法四种文字的地圖中,摘抄几个地名,試加分析如下:

表 8

好 望 角	地 極 角	新 西 蘭	紐 芬 蘭	勃 朗 峯	長 島
俄 Мыс Доброй Надежды	Ленде Энд	О. Повал Зеландия	Нююфаундленд	Монблан	О Лон Айленд
英 Cape of Good Hope	Land's End	New Zealand	Newfoundland	Mount Blanc	Long Island
德 K. der Guten Hoffnung	Lands End	Neusseland	Neufundland	M. Blanc	Long Island
法 Cape de Bonne Espérance	Cape Land's End	Nouvelle Zeland	Terre-Neuve	Mt. Blanc	Long Island

好望角及新西蘭四种文字都从意譯得来; 英国的地極角及法国勃朗峯, 俄文用音

譯，其他文字地名則都相互引用了外文；紐芬蘭俄文仍用音譯，英、德、法三種文字又都從意譯。從這幾個例子中，不難体会到以一個島國的地角称作地極，显然是坐井观天，和好望角来对比，無論从地理上及历史上都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从这五个地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規律，即具有世界意义的地理名称，一般都从意譯；区域性的地理名称，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有时从意譯，有时从音譯，有时又直接引用外文，而俄文則一律从音譯。也許有人会怀疑，因为紐芬蘭的英文地名是一整個單字，New 是組成这个單字的前綴，所以不能像法文那样分开意譯。但長島的英文地名明明是兩個分开的單字，而俄文譯名不仅專名音譯，通名亦音譯。這說明苏联的处理方法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和英、德、法处理方法上的摆搖不定，是截然不同的。

但分析这几个譯名时，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問題：即旧的譯名趋向意譯，新的譯名趋向音譯。这些意譯的地名，一般都是历史上累积的产物，如果它們以往並未譯过而需今天新譯的話，可以想像到音譯的范围还会扩大。像好望角一类地名，因屬於国际性質，仍应保留意譯外，像新西蘭一类地名，还会根据名从主人原則，改从音譯；相反的，若干並非重大的地点，由於沿用旧名的結果，在俄文中也有仍从意譯的。但总的來說，苏联的处理方法，在音譯和意譯的划分上，對我們是有啓發的。

根据苏联先进經驗，除大多数地名应从音譯外，有些地名是應該从意翻譯，从而体现了政治性質。例如我們的地圖上阿拉伯半島上有一个地区名譯作“特魯西尔阿曼”，这是从英文 Trucial Oman 音譯出来的。字典上 Trucial 一字的解釋是“休战的”或“受休战条約的約束”，並指明在近代文字中只用於 1820、1853 及 1892 年英殖民者和阿曼的酋長所訂的条約而言，而这些条約的内容主要約束酋長們不和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立約来往。苏联地圖上的地名多数採用音譯，但这个地名則用意譯，譯作 Договорный Оман，这是一个应当深入學習的具体例子。今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报导文章中把它称作阿曼酋長王国，这就初步的糾正了以往翻譯的錯誤，是符合苏联的处理精神的。

以往我們對於外國地名，出版过一些地名表及地名字典等書，也有人从事沿革方面的研究，但大都从实用上着眼，沒有从理論出發进行系統的研究。例如以往對於譯音方面，只把外文地名隨口讀来、信手写去，因之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后来翻譯时先制定譯音表，方法进了一步，最近整理統一俄汉譯音表方案时，从發音方面系統地核对汉字，不仅校正以往譯音中的音素混乱現象，也使紛歧的意見統一起来。

現在苏联已把地名学列为一門專門的學問，这是因为它牽涉的面很广，不單和地理学有直接的关系，也涉及語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及其他圍繞它的各門科学。我們在这一学科上还是空白点，但有了苏联理論的帮助，对促进地名統一会便利得多。

八. 統一的办法

苏联的理論及經驗告訴我們，处理地名时要規定一些办法，但因地名的产生及採用有很复杂的背景，如果强制执行，有时会遇到困难。以下一些办法，因此也只是原則性的建議，遇到具体情况，还需灵活运用。

(1) 名从主人——上文已提过名从主人是翻譯外国地名的最高原則，因此一般地名应按照主人的名称和讀音，按統一的譯音表音譯，其中同名同音同譯，同名異音異譯，異名同音同譯，举例如下：

1. 应照主人名称翻譯的：意大利的 Napoli 以往照英文称 Naples 譯那不勒斯，应照意大利名称譯那波利。

希臘的都市 Candia 現称 Herakleion 或 Iraklion，应譯伊臘克利昂，不譯坎地亞。南斯拉夫的 Fiume 应从 Rijeka 譯里耶卡，不譯阜姆。

2. 应照主人讀音的：德国的 Aachen 应照主人讀音譯阿亨，不譯亞琛。南斯拉夫的 Sarajevo 应照主人讀音譯薩臘耶沃，不譯塞拉热窩或薩拉琪伏。

3. 应同名同音同譯的：苏联远东的 Беринга О., Берингов Прол., Берингово Море 这三个地名，虽語尾有变化，但均因十八世紀俄国航海家 Беринг 命名，所以通名前一律同譯，应譯为白令島，白令海峡，白令海。

世界上有許多以 Victoria 命名的地方，如 Victoria, Victoria Lake, Victoria Island, 在通名前都用慣用的翻譯形式作維多利亞。

苏联有几个用 Яблоновка 命名的地点，应同譯亞勃洛諾夫卡。

4. 应同名異音異譯的：黄金海岸的 Ada 和美国的 Ada 同名異音，前者譯阿达，后者譯埃达。

法国的 Albert 和加拿大的 Albert 同名異音，前者譯阿尔貝尔，后者譯阿尔貝特。

5. 应異名同音同譯的：苏联、阿尔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等国为紀念斯大林，都有以本国文字，單獨用斯大林名字命名的或和其他地理通名复合名命的城市，文字形式虽有不同，但斯大林名字部分应同讀，所以一律譯斯大林或加以后綴。

(2) 約定俗成——有些地名虽翻譯不够正确，但慣用已久，可照約定俗成原則处理，但数量不宜太多，以免例外超过正常。

1. 常見大地名中只有一个譯法而且慣用已久的，可不照名从主人原則新譯。

苏联的 Москва (英譯 Moscow) 因慣用莫斯科，不新譯莫斯克瓦。

美国的 New York (俄譯 Нью Йорк) 因慣用紐約，不新譯紐約克。

2. 常見大地名中有几个慣用翻譯,如其中一个比較符合於名从主人的原則,可選用这个旧名,不另新譯。

丹麦的 København (英譯 Copenhagen,俄譯 Копенгаген)有哥本哈根、哥本哈文、哥平海文、科本黑根等几种翻譯,其中以哥本哈文比較接近主人的讀音,即選用哥本哈文,不另新譯。

3. 非大地名,但在国际政治、經濟、文化事务中常見的,並且只有一个慣用翻譯的,即採用这个翻譯,不另新譯。

德国的 Potsdam 即用慣用的波茨坦,不新譯为波次达姆。

英国的 Oxford 用慣用的牛津,但其他区域的 Oxford 仍从音譯。

4. 以著名人名命名的地方,如人名只有一种翻譯,即用慣用的人名,不按名从主人原則新譯。

苏联的 Куйбышев 用慣用的譯名古比雪夫,不新譯为奎貝舍夫。

(3) 派生的地名可不从慣用的根源: 苏联的經驗指出,一个地名的慣用形式可不用於由这个地名所产生的或包括它在內的新地名。因此苏联地圖上虽把法国的 Sen 和 Марн 譯作 Сена 和 Марна,但河边的城市譯 Ромийи-сюр-Сен 和 Шези-сюр-Марн,而不譯 Ромийи-сюр-Сена 和 Шези-сюр-Марна; 意大利的 Napoli 和 Roma 譯 Неаполь 和 Рим,但包括这两个字的其他城市則譯为 Марано-ди-Наволи 和 Лиро-ди-Рома。这对扩大統一作用及縮小例外的范围有很多帮助,值得我們學習。所以庫頁島(旧線裝書上作庫頁島,和原文的讀音是比較接近的,后来把庫字笔誤为庫字,才有了現今的譯名)这个譯名,如必需保留的話,則由它派生的 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Сахалинский Залив, Южно-Сахалинск 仍应譯作薩哈林省,薩哈林灣和南薩哈林斯克。

(4) 划分音譯、意譯的界線: 如前所述 苏联处理外国地名的原則,基本上採取音譯。因之不仅專名音譯,即關於地理性質的通名組成部分、如河、湖、山、島、沙漠等字,也採用音譯的形式出現,这是符合苏联的習慣和要求的。因为俄文是拼音文字,和單音的方塊字不同,採用音素來拼音並不增加一般地名的長度,而符合口讀的便利。我們把一些通名組成部分一般从意譯,是符合我国的習慣和羣众的要求。从外文音譯方塊字,往往显得冗長,成了學習上和記憶上的負擔。老師們反映說,許多学生都喜欢讀地理,但冗長难記的地名把他們吓坏了。这对苏联的地名來說尤其显得突出。因之通名部分如从意譯,不仅縮短了地名的長度,並且說明了地理的性質,便於了解。此外關於方向、大小及顏色的簡單形容詞及具有显著政治意义的地名,如从意譯,也可以發生同样的作用。

1. 通名部分意譯。紅海南端的 Bab-el-Mandeb 譯曼德海峽,不譯巴布埃爾曼德海峽。

洪都拉斯的 Puerto Cortés 譯科太茲港,不譯普韋托科太茲。
伊朗和土庫曼間的 Kopet Dag (英譯 Kopet Dagħ) 譯科佩特山,不譯科佩特達格。
已將地名中的通名音譯而且慣用的大地名,按約定俗成處理,例如中印半島上的湄公河,不改譯公河(湄系通名河的音譯)。

2. 地名中關於方向、大小及顏色的簡單形容詞(如東、南、西、北,上、下、前、后,大、中、小,紅、白、黑等)和專名部分分開寫時可從意譯。

非洲的 White Nile 譯白尼羅河,不譯懷特尼羅河。但形容詞和專名部分連寫成一字時,則從意譯。

蘇聯 Краснoзаводск 譯克臘斯諾札沃次克; Newcastle 譯紐卡斯爾。
但單獨作為地名的形容詞仍從音譯。蘇聯 Красная 譯克臘斯納亞。

3. 有明顯的地理意義,並可以縮短地名的長度時,可以意譯。蘇聯的 Северный Земля, o-ва 意譯北地羣島,不音譯謝韋爾納亞捷姆利亞羣島。

4. 具有顯著政治意義的地名,可從意譯。蘇聯的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o. 意譯十月革命島,不音譯奧克提亞勃里斯科伊烈沃柳威伊島;蘇聯的 Комсомольск 意譯共青城,不音譯科姆素莫耳斯克。

5. 地名中的連接詞意譯。蘇聯的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譯頓河岸羅斯托夫或節譯羅斯托夫。不譯羅斯托夫納多努。

蘇聯的 Комсомольск-на-Амуре 譯阿穆爾河岸共青城,或節譯共青城。不譯科姆索莫耳斯克納阿穆烈或共青城納阿穆烈。

阿根廷的 San Carlos de Bariloche 譯巴里洛徹區聖卡洛斯,或節譯聖卡洛斯,不譯聖卡洛斯巴里洛徹。

(5) 華僑用地名和歷史上地名的處理:華僑慣用地名分漢語化的及音譯的兩種。音譯地名照地方音讀一般是很正確的,但和國語讀音不符。歷史上的地名和目前情形有符合與否的區別。應斟酌情形,分別按約定俗成和名從主人原則處理。

1. 華僑慣用的漢化大地名,原名未改動的照約定俗成處理,原名已改動的照名從主人處理。

美國的 San Francisco 仍譯舊金山,不另新譯;印度尼西亞的 Batavia 已改名 Djakarta,譯雅加達,不用旧譯巴達維亞。

2. 華僑用的音譯地名,與原名相符的一般保留。

婆罗洲的 Sandakan 保留山打根; 菲律宾的 Cebu 保留宿务, 不譯錫布。

3. 历史上常見的大地名, 原名未改的按約定俗成处理, 原名已改的按名从主人处理。

苏联的 Владивосток 仍譯海参威, 不新譯符拉迪沃斯托克。

4. 历史上的一般地名, 現已改名的按名从主人处理。苏联的 Николаевск 譯尼古拉也夫斯克, 不譯庙街; 苏联的 Ворошилов 譯伏罗希洛夫, 不譯双城子。

(6) 过渡办法: 若干現用的但不合以上規定的地名, 可在地圖上酌量用括弧夾註。

(7) 方塊字区域的地名: 現用或曾用方塊字的地名, 如朝鮮、越南及日本等地, 我們向例不問主人的讀音怎样, 一律採用原有的方塊字, 因此这些地名的混乱情形, 一般不严重。除进行核对外, 現用地名可暫不改动。

九. 統一的步驟

(1) 确定原則, 統一領導: 前面已經一再提到, 处理外国地名牽涉的面很广, 而本文提出的一些問題, 还是片面的、不够成熟的, 也多少帶些主观性的。为了把工作搞好, 避免中途动摇, 引起不必要的反工, 这项工作在开始以前, 必需广泛征求多方面的意見, 然后把原則确定下来。也是因为牽涉的面很广, 而且各方面为了把工作做得多、好、快、省, 要求統一都很迫切, 時間不允許拖延, 这项工作必需有强有力的統一領導。莫斯科版世界地圖集索引序言中指出, 該圖地理名称的拼写方法, 以苏联部長會議直屬測繪总局中央測繪研究所音县科的規范为依据。我們在譯音方面虽已由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和新华通訊社組織有关單位拟訂俄汉譯音表, 由各出版單位試用。 其余若干种外文的譯音表亦由新华通訊社根据訂制俄汉譯音表原則, 进行拟訂, 並已由新华地圖社試用, 但还存在着局限性。 並且更重要的在於拼音表以外的許多处理原則及細則, 尤須全面商訂因此關於这方面的工作建議由中国科学院負責領導, 使全国編譯單位有所遵从。

一本适合目前实用的世界地圖, 估計至少包括地名 30,000 个左右, 更詳細一些的地圖, 容量应当更多。莫斯科版世界地圖集包括 205,000 个地名, 我們应把它作为努力方向。以这样一个目标, 具体工作是繁重的。因此除由中国科学院統一領導, 並組織有关單位开会討論外, 經常性的工作建議由業務單位担任。地圖出版單位結合本身業務, 自应担任此項工作。新华通訊社對於外国地名应用很广, 並且已有一定的基础, 亦应担任全面核对, 使報紙上的地名和地圖上的地名, 互相統一起来。

(2) 向拉丁化目标前进: 这本是处理原則之一, 但在統一方塊字譯名阶段, 成了統一上的一个步驟。我国文字的發展, 已肯定走向拼音, 这是非常科学的。地名的作用主

要在讀音,因此它的拉丁化应走在文字的前面,也有足够条件走在文字的前面,这是可以估計得到的。

以往国内出版的外国地圖上,中英文並列,这是殖民地作風的一种表現,我們必須坚决予以鏟除。但拉丁化文字方案批准后,地圖上的外国地名可採用双重註記,即拉丁化的地名和方塊字的地名並列。这种双重註記在形式上虽和以往的地圖相似,但本質上是絕對不同的。因为它們都是我們自己的文字,只是新旧上的分別。通过拉丁化的地名,使一些改从主人讀音訂正的方塊字地名,易於查对接受,另一方面方塊字地名也可供拉丁化的过渡,这对統一工作也是有益的。

(3) 地圖化:地圖对地名的宣傳作用最大。因此地圖上的地名必需統一,另一方面协商統一的地名必需先在地圖上採用,那么,写作、學習、讀报、旅行都有了便利的参考工具。統一工作在無形中就可很迅速的达到目的。

(4) 供应中外文对照表:为了翻譯工作上及學習上的便利,应編印中外文地名对照表,內容可包括方塊字地名、汉語拉丁化地名、俄文名、英文名、音标、所屬国家或地区、地理位置、及常用的旧地名等項。其中俄文名、英文名可照各該字母順序編出檢查表,以便反查,旧地名亦可照一定順序編排,供反查之用。

十. 附 記

(1) 兩種要求:在整理統一工作中發生兩種不同的要求。一种要求由語言学出發,希望音准,甚至希望能够反譯,即由原文譯成方塊字以后,还希望不看原文譯回原文。为了音准,每个音节不問輕重音必需逐音譯出,在双母音的声音中,如無适当的汉字,則用两个方塊字翻譯,例如以“努伊”音譯 ну́й,以“訥伊”音譯 нэ́й,在几个單母音的音节中,因为沒有适用的方塊字,亦用两个方塊字翻譯,如以“維尤”譯 вю,以“維亞”譯 вэ,甚至有人建議放棄双韻母的汉字来音譯双母音的外文,例如放棄“拜”譯 бай,“圭”譯 гуй,而以两个方塊字“巴伊”“古伊”代替。这將使比較冗長的俄文地名更加冗長。

为了反譯,譯音表中的汉字要尽量避免重复,因此不得不採用符号性办法,使同音異形的汉字来代表不同的外文字母,例如前述以不同的汉字来区别顫舌音与非顫舌音。这对俄文及德文可起一些反譯作用,但对法文及英文而尤其对英文,因为發音复杂,所起作用不大。

另一种要求由便利記憶的观点出發,希望每个地名最長不超出四个汉字,因为地名太長不仅难讀难記,並且在讀的时候思想往往追不上,讀了好久,不知所指何地。因此認為 Philadelphia 譯費城很好,其他地名应採取同样办法翻譯。

这种要求各有他的目的性。前一种要求对翻譯工作者說,容易做到,后一种要求尙無具体办法,需进一步研究。

(2) 誌謝: 本文一大部分根据新华地圖社同志們在業務上匯集的資料写出,初稿經刘宗弼、章詳安兩同志提供意見及材料。 处理办法並根据有关單位的業務同志所提宝贵意見,加以訂正。后来曾在中国地理学会学术报告会上提出宣讀,在宣讀前后承王季良、万方祥、葛綏成及其他到会諸同志提出積極改进的办法及指出了原稿的錯誤,又据以重写一次,再經刘宗弼、章詳安兩同志撥冗复核。故本文事实上是一項集体劳动的成果,特誌謝忱。最后还得声明,同志們提供的意見,因限於水平,体会不深,可能遺漏誤傳,統由应由笔者負責。

(3) 在本文宣讀以后付印以前的一段工作實踐中,經過进一步研究並和有关部門联系后,我們認為历史上的或华侨慣用的譯名如和主人現行的名称不符时,应以主人名称作正名而以慣用的譯名作副名用括弧註出。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聖弗倫西斯科(旧金山)。又阿拉伯地圖上 Trucial omen 的註記意譯为長老(多数)阿曼,音譯为麦什哈特阿曼,根据名从主人原則,应作麦什哈特阿曼。附記於此,提請商討。

(4) 本文所註音标採自哥倫比亞·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屬於韋氏音标系統。

附表 9 俄汉译音表(草案)

馬恩列斯著作編輯局 1956.5

	Б	В	П	Г	К	А	Т	Д	У	Ж	С	И	Р	М	Н	В	Ф	Х	Ц
	勃	物	朴	格	克	德	特	支	奇	支	斯	耳	尔	姆	恩	〔夫〕	佛〔夫〕	赫	次
А	阿	巴	帕	加	卡	达	塔	札	查	兹	西	拉	臘	馬	納	瓦	法	哈	察
У	伊	烏	皮	吉	基	迪	提	茹	契	集	蘇	利	里	達	尼	維	非	希	威
Э	厄	布	普	葛	庫	杜	士	朱	楚	祖	瑟	勒	魯	米	努	武	富	胡	促
Е	耶	倍	佩	格	克	得	特	哲	切	捷	謝	列	烈	獸	涅	書	費	何	策
О	曉	表	彼	夾	狎	彭	特	兆	超	焦	甘	廖	辽	美	尼	維	非	賀	策
Ы (ЫИ)	奧	博	波	哥	科	多	托	早	赫	左	桑	洛	罗	苗	諾	沃	佛	霍	措
Ю	尤					得	特			久	修	柳	雷	穆	內	威	飛		
Я	亞	比	皮			通	提			賈	夏	利	里	米	尼	維	非	海	才
АИ (АИ)	艾	拜	派	該	凱	代	太	賈	榮	安	賽	來	頓	邁	乃	外	法	黑	溫
УИ (УИ)	烏			葛	坎	丹	坦	占	昌	贊	散	朝	伊	曼	納			漢	城
АН (АН)	安	賓	播	甘	金	定	亨	訖	然	津	辛	藍	爾	受	伊	萬	芬	欣	桑
ИН (ИН)	印	賓	品	申	謙	旬	田	訖	休	宗	先	林	諾	敏	年	文	香		
ЕН	延	卜	片	堅	孔	東	通	振	容	祿	宋	連	龍	緒	衣	溫	芬	洪	畢
УН (УН)	翁	廟	蓬	貢	康	發	膝	恩	修		森	隆	倫	蒙	嫩	穩	封		聰
ЭН (ЭН)	恩	本	彭	岡		當	湯	章	啟	祿	桑	冷	郎	芒	蘇	汪	方	辛	半
ОН	昂	邦	輔		康	當	湯	章	啟	祿	桑	冷	郎	芒	蘇	汪	方	杭	倉
РН (РН)	揚					通	提		潮	將	顯	良	勞	毛	毛	瓦	法		
АО (АО)	放	包	泡	高	考	運	陶	昌	昌	漢	紹	年	勞	毛	瓦	法	敏	浩	曹

附註: 1.帶有()者不用於詞首 2.帶有[]者用於女性的名字 3.帶有*者用於地名之首

新华通讯社翻译部卡片组 1956.6.20

注：1. (夫)字用在譯名中間和末尾。2. (桶)(錫)(株)用於地名首。3. (防)用於地名末。4. 凡是一一ng(國京音標口)都和一一n(一n)同譯，表中未列。
5. * 凡是一一m(國京音標口)都和一一n(一n)同譯，表中未列。

ON SYSTEMATIZATION OF TRANSCRIBING FOREIGN GEOGRAPHICAL NAMES

(A résumé)

Tseng Shih-yin

Owing to the lack of established system of transcription, nearly every foreign geographical name has been differently transcribed into Chinese ideographs or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publications. For instance, Szczecin of Poland has been transcribed by no less than 8 ways of composition and for Ийменскоеzero, where Lenin was exiled in 1887, the number of variations reaches as high as 11 in 10 books.

Such variation often arises from either one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sources:

- 1) Inaccurate pronunciation of the original names, especially those other than English origin has been erroneously pronounced after English spelling;
- 2) Inadequacy of mandarin in transcribing foreign pronunciation and lack of standard phonetic transcription tables from foreig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ideographs;
- 3)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s;
- 4) Uncertainty as whether to translate after the meaning implied or to transcribe after the pronunciation;
- 5) Adoption of names of foreign usage instead of vernacular origin;
- 6) Inadequate research work;
- 7) Other miscellaneous reasons.

For easy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daily contact, especially in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 and for cross re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t is considered advisable that a great majority of foreign geographical names be transcribed after vernacular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To accomplish this proposition, standard transcription tables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which samples are herein appended, should first be prepared.

A small percentage of names signifying either geographical or political importance may, however, be translated after the meaning implied. For reducing the length of transcribed names, separated adjectives and general geographical terminology should also be translated after meaning into Chinese instead of transcribing after pronunciation. But when they are used as proper names, these

adjectives and geographical terminology should be transcribed after pronunciation.

The following tentative rules are set as a guide for systematization of the transcription:

1) Vernacular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must first be adhered to as the basis upon which transcription is worked, e.g., Napoli should be transcribed instead of Naples.

2) Established transcription deviated from rule 1 but popular in usage may be retained, e.g., transcription of Moscow may be retained instead that of Москва.

3) Established transcription in popular usage which forms part of a new name or from which a new name is derived may not be adopted in a new transcription, if it does not conform to rule 1. For instance, О. Сахалин has now been popularly put as 庫頁島, but 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Сахалинский Залив, Южно-Сахалинск should be independently transcribed according to vernacular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4) A geographical name or its part belong 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stead of transcribed:

a) General geographical terminology, e.g., Bab-el-Mandeb be translated as 曼德海峡 of Mandeb.

b) Separated adjectives signifying direction, magnitude, colour, etc., e.g., white of White Nile be translated.

c) Important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excessive long spelling, e.g., Северная Земля, о-ва. may be translated as 北地羣島.

d) Names of political importance, e.g., 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be translated as 十月革命島.

e) Conjunctions and prepositions, e.g.,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may be translated as 頓河岸羅斯托夫.

5) Nam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and widely used by over-sea Chinese may be retained or readjusted.

6) In transitional stage, names of current usage but deviated from the above rules may be temporarily retained as an auxiliary in bracket.